

青年英雄的故事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青年英雄的故事

本社编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范一辛
插图：陈玉先

青年英雄的故事

本社编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6 1/2 印张 120 千字

196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78 年 6 月北京第 6 次印刷

号书 10056·544 定价 0.42 元

目 次

刘 胡 兰.....	1
董 存 瑞.....	34
丁 佑 君.....	73
杨 根 思.....	93
罗 盛 教.....	116
邱 少 云.....	147
黄 继 光.....	173

刘 胡 兰

刘胡兰，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，一九三二年十月八日生。一九四六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，因叛徒告密，不幸被蒋阎匪邦逮捕，英勇牺牲。

刘胡兰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无限忠诚，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，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。

伟大领袖毛主席亲笔题词：“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”，高度评价和赞扬了刘胡兰短促而光辉的一生。

一

一九三二年十月八日，刘胡兰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一户贫苦农民的家里。

那是黑暗的旧社会，国民党反动派和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统治着老百姓。地主老财霸占着大片好地，连汾河里的流水也不准老百姓浇地，每当小麦春灌的时候，清凌凌的河水流进地主家的土地，贫苦农民想要用水，就得给地主老

财们缴纳“水费”。好容易打下一点粮食，村公所不断地送来捐款条子，什么钱粮呀，水费呀，巡田捐呀……把这些捐税一缴，余下的粮食就不多了。云周西村二百五十来户人家，有多少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，弯着腰，汗珠落在地主的土地上；低下头，眼泪掉在空空的饭碗里。有多少家被逼得倾家荡产，家破人亡！村里的雇农老石头扛了一辈子活，到老年被地主一脚踢出门，只身沿于乞讨。每逢老石头从门前走过去，年幼的刘胡兰眼睁睁地望着他，忍不住问奶奶：

“为啥地主家杀猪宰羊，石大爷要去讨饭？”

奶奶抚摸着胡兰子的头，忧郁地说：

“孩子，你长大了就明白啦。地主老财是不杀穷人不富啊！”

后来，刘胡兰经常把高粱饼子送给石大爷吃。她怕奶奶叨叨，就说：“奶奶，我愿意自己饿一顿，也要分给他吃一点！”

刘胡兰的父亲刘景谦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，一年四季，手不离锹，肩不离担，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得他成天少言寡语。奶奶是个勤劳的农村妇女，一天到晚手不闲地摇着纺车。一家人辛勤劳动，勉强能维持住清茶淡饭、粗衣布衫的光景。刘胡兰生长在这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里，从小受着勤俭劳动的熏陶。每当晌午或是傍晚，她知道是父亲从田地里回来的时候了，便乖乖地坐在门里，迎着父亲，帮助他擦擦犁铧上的泥土，给他打盆洗脸水，递个旱烟袋。到了晚上，奶奶盘腿坐在炕头上，嗡嗡地摇着纺车。刘胡兰偎在奶

奶怀里，轻声唱着当地的歌谣：

交城的山来，
交城的水，
不浇那个交城浇文水。
交城的大山里，
没有好茶饭，
尽是那个莜面烤饅饅，
和那个山药旦……

为了节约灯油，奶奶没让点灯，屋子里乌黑沉沉，只有父亲的旱烟锅里一闪一闪地冒出一点火光。唱着唱着，奶奶就长长地叹口气。刘胡兰好象懂得奶奶的心思，钻在奶奶怀里，静悄悄地不再出声。

一天，奶奶刚刚出门，刘胡兰偷偷地抓起纺车把子，学着奶奶的样子，嗡嗡地摇了起来。正摇得起劲时，奶奶回来了，进门就嚷嚷：

“胡兰子，这可不是孩子家要的，糟塌了棉花不说，闹坏了纺车咋办？”

刘胡兰淘气地看看奶奶，等奶奶气消了，才说：

“奶奶，你不是说少不学老不会吗？现在不让我摸纺车，我怎能学会纺线呀！”

奶奶又好气又好笑地说：“鬼丫头，咀犟！”

刘胡兰渐渐长大了，妈妈胡文秀就教她认字。没有纸和笔，就用盖面缸的石盖片作石板，拣块石灰粒当笔。妈妈

纺线的时候，把石板压在纺车上，一边纺线，一边教刘胡兰认字。就这样，刘胡兰开始学会了“抗日救国”、“毛主席万岁”等几个大字。

二

一九三七年秋天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越过长城，侵入华北。九月中旬，日本侵略军进攻山西，军阀阎锡山不战而溃，太原失陷，文水县也落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。在中华民族处于危急的关头，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，东渡黄河，奔赴抗日的最前线，建立根据地，发动游击战争。第二年春天，文水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。抗日的烈火，燃遍了晋中大平原。农民抗日救国会成立了，青年、妇女和儿童的抗日救国组织也成立了，刘胡兰的家乡和附近一带的村庄，到处都是武装起来的农民。

不久，在云周西村的北面，离大象镇不远的地方，发生了一桩激动人心的事情。

一辆日本侵略军的装甲车，耀武扬威地从大象镇开出来，后面跟着一群全付武装的鬼子兵。这时，文水县的抗日游击队埋伏在大路两旁。当日本侵略军离游击队只有四五十米远的时候，“轰隆——”“乒——乒——”，游击队的手榴弹和子弹在敌人群中一起开了花，打得侵略军丢盔弃甲。公路上，敌人的尸体黄橙橙地一大片，象是割倒的庄稼。装甲车歪倒在一边，破碎的膏药旗，耷拉着在硝烟中抖动。指挥这次战斗的是十九岁的县长顾永田。

云周西村的老百姓，听了这个胜利的消息，都伸出了大拇指夸奖说：“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，真是能！十九岁的人，能领导干这样的大事情。”

人们多么渴望见一见这位年轻的八路军英雄呀！

一天，顾县长果然来到了云周西村。村北的打麦场上，围着一群人，细心地听着顾县长讲话。他号召云周西村的群众组织起来，保卫家乡，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。他还说，“抗日民主政府实行合理负担政策，减租减息，取消封建的‘水规’，打击汉奸卖国贼……”说得老乡们眉飞色舞，不住地点头。这时，刘胡兰才七岁，她跟在大人后头，仰着头，从人缝里望着年轻的英雄出神！

这一年，刘胡兰家派款派粮的负担减轻了，浇地也不受地主的气了，全家人乐得眉头也舒展了。

不久，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，军阀阎锡山为了实现反共投敌的政治阴谋，公开进攻八路军和抗日新军，屠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。云周西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英勇地回击。在斗争中，他们锻炼得更加坚强，一批革命的积极分子加入了共产党，云周西村建立了党支部，陈德照和石世芳先后担任党支部书记。在党支部领导下，云周西村的人民，给八路军送粮食，传情报，掩护伤员，顽强地配合八路军和敌人作斗争。一天，八路军的王连长带了二十来个战士来到云周西村。狡猾的日本鬼子和“黑狗子”（文水群众称伪军为黑狗子）六十多人，悄悄地围上来了。云周西村的党支部一面派人报告王连长，一面又给南胡家堡的基干队送信。王连长立即把队伍拉出村，占

领了有利地势。敌人接近时，王连长的队伍和胡家堡的基干队联合杀敌，结果打死了几个鬼子，活捉了“黑狗子”的警备队长。敌人怀恨在心，过了不几天，来云周西村报复。党支部预料到敌人的阴谋诡计，领着全村群众早就转移到外村去了。敌人扑了一个空。

一九四〇年秋天，日本鬼子调兵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，实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“三光”政策。云周西村的周围，到处都是敌人的碉堡。尽管环境很险恶，但是，八路军的游击队和抗日干部经常化装云周西村进进出出，因为文水县的县委委员张震隐蔽在云周西村，敌工干部刘芳还在村里建立“敌工站”，南来北往的干部，经常到云周西村来汇报工作。一到天黑，村子里群众和干部就忙开了，运粮食，送情报。在敌人眼里，云周西村是个“小延安”。在这些日子里，刘胡兰经常看到父亲披着棉袄，揣了干粮，摸黑走出家门。她悄悄地问奶奶：

“爹上哪里去呀！”

奶奶小声说：“到西山给民主政府送粮去。八路军没粮食吃，怎能打鬼子呀！”

也是在这些日子里，刘胡兰认识了刘芳叔，她经常到刘芳叔的屋子里去玩，缠着刘芳给她讲故事，唱歌曲。有一天，刘芳轻轻地唱着《国际歌》。刘胡兰从来没有听说过，就问：

“这是什么歌子呀？”

刘芳说：“这是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歌子，来，我教给你唱。”

刘芳唱一句，刘胡兰跟一句，“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奴隶，起来，全世界受苦的人……”屋子里回荡着庄严的歌声。从此，刘胡兰不再唱奶奶教的悲凉的小调了。

一天夜晚，刘胡兰又来到刘芳的屋子里，听刘芳讲故事。忽然，陈德照推门进来。他神情严肃，哽咽地说：

“郭世明同志牺牲了……”

顿时，屋子里气氛紧张起来了，大家屏住呼吸，听陈德照报告这个不幸的消息。郭世明同志是县公安股的股长，在一次执行任务时，不幸被敌人逮捕了。敌人使尽各种刑罚，要他说出党的机密，他一个字也没有吐露。敌人想用软的手段收买他，摆了酒席请他吃，他一脚踢翻了酒席，把敌人痛骂了一顿，最后，敌人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东西。

“郭世明同志是好样的，他是个硬骨头。”陈德照重复着最后一句话，这语音，一个字一个字地铭记在刘胡兰的心里。

“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奴隶……”小屋子里又响起了庄严的《国际歌》声。

斗争越残酷，抗日军民的斗志却越高昂；一个英雄倒下去，多少个英雄无畏地站起来。

一九四〇年的春节刚刚过，刘胡兰又听到了一件悲壮的消息：那是大年三十的晚上，晋中平原上家家户户准备迎接战斗的新年。为了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，顾永田同志（这时，他已经是晋绥边区第八专员公署的专员）带了一队人马，到交城三道川一带巡视工作。果然，日本侵略者乘老百姓过年的时机，进山“扫荡”来了。顾永田同志掩护干部和

群众转移，敌人追上来了，他们英勇抗击，诱敌深入，在田家沟伏击敌人。战斗进行了一明一黑，打死了伪警备队长等三十几个敌人。由于敌众我寡，顾永田同志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鲜血和生命……

刘胡兰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，心都快炸了，多好的人呀！她回忆起在村北打麦场上第一次会见顾永田县长的情景，眼泪噙落噙落地往脸颊上淌。“为了群众的安全，我们一定要战斗到底，共产党员决不是软骨头！”顾县长牺牲前发出的豪言壮语，深深铭刻在她心里。

刘胡兰十岁那年，参加了抗日救国儿童团，每天站岗放哨，监视汉奸地主，给游击队送情报。她看到以前吹胡子瞪眼打骂穷人的地主，现在低头哈腰，装出一付可怜相，就忍不住吐一口唾沫；看到受苦人拿起了枪，组织起来闹革命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
这一天，区上来了一个干部，在云周西村布置完工作，便转到东堡村去。刚出村不久，忽然发现有一股敌人从大路上过来。情况很紧急，得马上派人到东堡村去送情报。可是派谁去呢？村干部正在商量，刘胡兰自告奋勇地说：

“我去！”

村干部担心她年纪小，要是遇上敌人会出事儿。问道：

“胡兰子，要是碰上敌人搜查，你咋办？”

胡兰说：“我把信吃到肚里去！”

村干部信任地点点头，把信藏在她的衣服里。

刘胡兰挎一只篮子，飞快地出了村。她抄着小路，没等敌人进东堡村，就把信送到了。回来的路上碰到敌人，她不

慌不忙，一面弯腰装着拾柴，一面用眼梢丁着敌人，等敌人走远了，她才奔回云周西村。村干部见她回来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都夸她说：“胡兰子象个机智的小八路。”

为了镇压汉奸，抗日民主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，决定除掉保贤村的刘子仁。可是这家伙很狡猾，轻易不在家里住。一天，刘胡兰扛着锄头和父母亲一起从地里回来。天擦黑，只见去保贤村的路上，有一个人神色慌张，东张西望地象个贼。“啊！是汉奸刘子仁。”她忙把锄头交给妈妈，飞快地向村干部报告了情况。第二天，村子里传开了一个好消息：民主政府镇压了汉奸刘子仁，为老百姓除了一害呀！

风起云涌的战争年代，产生着无数不平凡的真实故事。常住云周西村的文水县抗联主任，和当时担任交城县抗联主任的华国锋同志，常在一起开会、学习和战斗。有一段时间，他经常跟华主任在离云周西村不远的汾河两岸进行活动。他非常敬佩华国锋同志，常向刘胡兰他们讲华国锋同志刻苦学习、联系群众、能谋善战的故事。有一次，他和华主任外出执行任务，迂到了敌人，他们就踏着冰跑到汾河对岸的村子里，华主任沉着地换上老乡的衣裳，两人化装成放羊的，一个拿羊铲，一个拿鞭子，赶着十三只羊出了村，机智地瞒过了来村里搜查的敌人。类似这样的真实故事，刘胡兰听了一个又一个，总觉得那么新鲜，令人激动。她知道，当年第一次到文水平川撒播革命火种的红军，是从那神奇的大山里来的；许多象华主任这样才智过人的抗日干部和八路军，也是从那巍峨的大山里来的，因而，她对西山更加向往了。

三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，日本侵略者投降了。全中国人民欢天喜地庆祝抗战胜利。云周西村沸腾起来了。刘胡兰这时已经十四岁了，在抗日的烽火里，她接受了党的教育，经受了斗争的锻炼。顾县长的壮烈牺牲，郭世明同志的英勇就义，多少烈士抛头颅洒热血，想起他们，刘胡兰总是敬佩地说：胜利来得多么不容易呀！

可是，人们还没有高兴多少日子，蒋介石发动了内战。军阀阎锡山利用日伪军抢占了文水城，发动了对吕梁山解放区的进攻。毛主席号召解放区的军民，针锋相对，寸土必争，和蒋阎反动派展开顽强的斗争。晋中平原上的人民重新拿起武器，进行自卫。

这一天，刘胡兰一家人正在地里摘棉花。她双手灵巧地摘着洁白的棉花，嘴里轻轻地唱着：

吕梁，雄壮的吕梁，
无数祖国的儿女，
举起自卫的刀枪。

唱着唱着，她情不自禁地直起腰来，手搭凉棚，出神地望着西边的吕梁山。

爹催着说：“你怎么不摘呀！”

“爹！你看西山多好呀！”

奶奶嘟囔着说：“西山好，好个什么，多见石头少见人，穷得不如咱云周西！”

刘胡兰不服气地说：

“那是过去，如今可不一样啦，男人开荒种地，妇女纺线织布，不缺吃不缺穿，男女平等；刘芳叔常去西山哩，我也想去！”

随着形势的发展，党需要培养大批干部。中共文水县委决定在汾河西的贯家堡村举办“妇女干部训练班”，让各村选送妇女积极分子到训练班去学习。

刘胡兰多么想去参加训练班呀，可是云周西村派去学习的四个人中，偏偏没有刘胡兰。她赶忙跑到大象镇区政府，去找负责训练班的吕梅同志。

吕梅说：“胡兰子，村上考虑你年纪还小，以后学习的机会多着哩，下次再来吧！”

“不行，我要参加！”

“再说，你奶奶也不会同意你来学习呀！”

“她不同意，我也要来学习。”

吕梅看到刘胡兰态度这么坚决，就说：“那好吧，你回去说服你奶奶，她要同意你就来！”

刘胡兰回家，没有把学习的事告诉奶奶。她知道，奶奶从小把她看成宝贝疙瘩，出门怕风吹着雨淋着，黑夜走路怕摔着，这回要离开家去学习，她准不会同意。转念一想，只要妈妈同意，自己决心大，奶奶还能拴住自己：

十月二十日，一个晴朗的天气。刘胡兰一清早别了妈

妈，悄悄走出家门。她担心奶奶知道了会阻拦她，便从南庙后溜出村子，钻进高粱地里，在事先约定好的堤埂上，等候其它的同志一道走。一会儿，云周西村参加训练班的几个妇女都到齐了，大家有笑有说地直奔贯家堡。

这天，贯家堡象是赶集似的，于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。各村来报到的学员，一批一批地到来。老太太和孩子们站在门口看热闹。吕梅和几个早来的学员见了刘胡兰她们，亲热地迎上来，一边招呼，一边帮助拿东西。吕梅关切地问道：

“胡兰子，你是怎么来的？奶奶同意了吗？”

“她还不知道哩！我是瞒着她出来的。”

说完，刘胡兰就跑进屋里，象是奶奶在后面撵着她似的。后来，还是吕梅和妈妈给奶奶做了工作，奶奶才答应了。

刘胡兰到了训练班，觉得什么都新鲜。她兴奋地和同学们一起抹桌子，贴标语，手不仃地忙，咀合不拢地笑。学习开始后，她感到自己文化低，上课时，听得格外专心，一边听一边作笔记，迁到不会写的字就划个符号，下课以后，再去问别人。夜深人静，同学们睡熟了，她又翻开用旧帐本订的小本儿，复习着。小组讨论的时候，开头她发言很少，一张咀，觉得心里咚咚地跳。吕梅说：

“胡兰子，能说几句就说几句，慢慢就习惯了！”

她自己也觉得到训练班学习，不发言咋能学好。这以后，她就大着胆子说开了：

“日本鬼子来了，‘勾子军’只会没命地逃，我看打败鬼

子的就是八路军！”

大伙儿听了都说：“胡兰子说得好，打败日本鬼子的就是八路军。”

一次，学习毛主席写的《怎样分析农村阶级》的文章，小组会上大家讨论啥叫剥削？有个学员说：

“地主的地是花钱买的，为啥说是剥削！”

刘胡兰一听，话匣子打开了。她说：

“地主手不摸锄，脚不沾土，他不靠剥削，钱能白流到他家吗？就拿咱村的石廷璞来说，他家的地不全是雇长工种的吗？他夏天在树下乘凉，冬天在炕头烤火，穿的是绸缎，吃的是白面；石大爷给他担了一辈子水，到老干不动了，落得个讨吃要饭，这不就是剥削吗！”

她说得那么流畅，那么有感情，同组的学员都说：

“胡兰说得在理！”

那时候，阎锡山的“勾子军”三天两头出来骚扰，有了情况，训练班就要转移。一天，同学们刚吃罢晚饭，区上来了紧急通知，说阎锡山匪军今晚要来五区“扫荡”，要训练班立即转移。当天晚上，刘胡兰和同学们一起，打起背包转移到上级指定的南安村。

刘胡兰住在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娘家里。第二天一早，她就起来帮助老大娘担水，扫院子。学习回来，就替老大娘干活，相处得象一家人似的。一天深夜，刘胡兰从外面回来，一进门见老大娘还没有睡，惊奇地问：

“这么晚了，老人家还没有睡？”

大娘“嗯”了一声，指着桌上的一个盘子说：